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二

覽古

楚望賦

有序

唐李嶠

序曰登高能賦謂感物造端者也夫情以物感而心由
目暢非歷覽無以寄杼軸之懷非高遠無以開沉鬱之
緒是以騷人發興於臨水柱史詮妙於登臺不其然歟
蓋人稟性情是生哀樂思必深而深必怨望必遠而遠

必傷千里開年且悲春日一葉早落足動秋襟坦蕩忘
情臨大川而永息憂喜在色陟崇岡以累歎故惜逝慙
時思深之怨也搖情蕩慮望遠之傷也傷則感遙而悼
近怨則戀始而悲終達節弘人且猶軫念苦心志士其
能遣懷是知青山之上每多惆悵之客白蘋之野斯見
不平之人良有以也余少歷艱虞晚就推擇揚子甘泉
之歲潘生秋興之年曾無侍從之榮顧有池籠之歎而
行藏莫寄心跡罕并歲月推遷志事遼落栖遑卑辱之

地窘束文墨之間以此爲心心可知矣縣北有山者即
禹貢所謂岐東之荆也嵒堯高敞可以遠望余簿領之
暇蓋嘗遊斯俯鏡八川周睇萬里悠悠失鄉縣處處盡
雲煙不知悲之所集也歲聿云莫遊子多懷援筆慨然
遂爲賦云爾

眇乎忽然高山之顛露團團而濕草風烈烈而鳴泉對
蒼茫之寒日聽蕭瑟之悲蟬朝獨處而無晤吾凝睇乎
八埏於是繁懷載紆積慮未豁生遠情於地表起遙恨

於天末霜盡川長雲平野闊恨遊襟之浩蕩憤羈怨之
忉忉寂焉長想倏若有亡固將言而已歎信無哀而自
傷撫余情之增軫悼人事之多戚曾浮促之幾何而思
緒之纏邈思何憂而不入心何慮而不攢雖感目之一
致終寄懷而百端若乃平原杳兮千里春晴山沓兮萬
里新迷故鄉之處所滅愛舊之聲塵願寄言而靡託思
假翼而無因徒極睇而盡思終天性而傷神或復天高
朔漠氣冷河關漢塞鴻度吳宮燕還對落葉之驅影怨

浮雲之慘顏爾乃永眺無見端居不聊愴歸軒之寂寂
傷遠客之悠悠月臨城曉風送邊秋唳鶴聞兮炯不寐
凝笳動兮此夜愁及夫寒野蕭條空山寂寥目鄢郢而
途眇指邯鄲而路遙傷永離兮浦曲訣遠送兮河橋眺
平蕪之漫漫瞻遠樹之迢迢伫然直視嗟矣魂銷形將
槁木同植心與飛蓬共飄至如隴上從軍漢陽謫戍插
羽朝急要鞭夜赴黯黯塞雲蒼蒼關樹甘埋影於異域
暫回首於歸路魂逝兮邑里目斷兮煙霧步將前而復

留望欲罷而還顧觀驚塵之歟起見征羽之將度泉石
愴而增咽行旅悲而失措亦有擣衣思婦織錦懷人看
粉黛兮無色視桃李兮非春君去兮還無期妾心兮私
自悲高臺四望杳無極天涯一去何盡時天涯兮縣縣
問道路兮將幾千朝朝暮暮綺牕前長懷此恨終永年
若夫羈旅失職之人放逐流離之客羌抱恨而誰訴塊
緘愁而不釋於是窮澤際天滄流拂漢屬榮悴兮時改
遇炎涼兮節換莫不瞻草木而孤絕向風煙而永歎故

夫望之爲體也使人慘悽伊鬱惆悵不平興廢思慮震
蕩心靈其始也固兮若有求而不致也悵乎若有待而
不至也悠悠揚揚似出天壤而涉雲莊逡逡巡巡若失
其守而忘其真羣感方興衆念始并既情招而思引亦
目受而心傾浩兮漫兮終逾遠兮肆兮流兮宕不返兮
然後精迴魄亂神荼志否憂憤總集莫能自止雖剛悍
武力之夫法度禮容之士孰不解威失毅廢綱遺紀借
使據河負海牛山之美可遊左江右湖京臺之樂難忘

原本闕
四字

邈千秋金石悲兮綺羅傷顧山川以永慨邈山
月而詎央若乃羊公愴惻於峴山孔宣憫然於曲阜王
生臨遠而沮氣顏子登高而白首惟夫作聖明哲寬和
敦厚亦復怛色愀容喪精虧壽故望之感人深矣而人
之激情至矣必也念終懷始感往悲來未形而至造
思繫無而生哀此歡娛者所以易情而慨慷達識者所
以凝慮而徘徊者也

楚望賦 有序

唐
劉禹錫

予既謫於武陵其地故郢之裔邑與夜郎諸夷錯繫乎
天者陰伏陽驕繫乎人者風巫氣祲是以囂霧浮浮利
於樓居城之麗譙實鄰所舍四垂無蔽萬景全入因道
其遠邇所得爲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所司陰迫而專專實生沴天濡而霏土
洩而泥氣罕淑清兮淫氛曠曠中人之體兮爲瘥爲瘵
以曠滌煩兮利居高於物外我卜我居於城之隅宛在
藩落麗譙渠渠四阿垂空洞戶發樞眸子不運坐陵虛

無歲更周流時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貺予櫺軒之外
羣山龍從岡陵靡陀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聳露
夕霞朝望如飛動簷廡之下大江湏洞支流合輸泄入
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族聳取歔呀秋水灌
盈漩石飄沙流枿軒昂舞於盤渦逮及收潦澹如酥醺
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蘋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絲與
空蒼然湘沅之春先令而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高
如濡言鳥嚶嚶三星嘒其曉中植物颺以飄英雲歸高

唐草蔽洞庭目與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函遊氣杳冥
熙熙藹藹藻飾羣形栢樹同丘積空凝青環洲曲塘含
景曜明恢台之氣發於春季涉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
焦熬止水漫沸翔禽跼墮呀喙垂翅曦赫歆蒸陽極反
陰二儀交精下上相歆雲興天際歛若車蓋凝矚未瞬
彌漫霍霽驚雷出火喬木糜碎殷地熱空萬夫皆廢懸
雷綆絀日中見沫移晷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中景物
澄鮮丹葉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於丹泉上鏡下

冰湔塵濯煙宿麗潛芒獨行高躋皓一氣之悠悠潔有
形而溢清玄杳微明以斐疊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
徂征金霞暈乎海孺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墮半
沉層瀾雞啁晰而晨鳴今日荏苒以騰晶動植瞭兮已
分山川鬱乎不平復人寰之誼卑洶浩浩以營營追向
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再更意華胥之夢還猶彷彿而
馳精日次於房天未降霜百卉猶澤水泉收脈故道脰
削衍爲廣斥水禽嬉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捨綵

翠於砂礫時當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雁俱來寒
氛委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遽響淅瀝
捎械飛電照雪以騰光采疏傲霜而透拆驪次殊氣川
谷異宜民生其間俗鬼言夷招三閭以成謠德伏波而
構祠投粃粒以鼓檝豢鱸魴而如蟻蟠木靚深孽妖憑
之祈年去屬於蠲敬祇擊鼓肆筵河旁水湄薦誠致祝
却落蹢踞渚居魚魚食大掩水物罟張餌啗不可遁伏顯
舉潛緇晝撞夜觸設機沉深如捨於陸彼遊儵之瑣類

咸跳脫於窘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一目亦有輕
舟拖綸往復軒輊泛浮馴鷗相逐暮夜澄寂嘯歌羣族
僖音俚態幽怨委曲逗踈析於江城引哀猿於山木巢
山之徒桴木開田灼龜伺澤兆食而蟠鬱攸起於巖阿
騰絳氣而蔽天熏歇雨濡穎垂林顛盜天和而藉地勢
諒無勞而有年罷士閒人逸爲末作求金渚涖淘汰灑
澍流注潰沱繁光熠燿貪賈來貿發於懷握無翼而飛
潤於豐屋晒耘耕之悒悒徒胼胝以自鞠我處層軒日

星迴還閱天數而視民風百態變見乎其間非耳剽以
臆說兮固幽求而縱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
厚載豈有形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閭遠莫遠兮故園舟
有楫兮車有轄江山坐兮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恍
臨高以觀物

弔屈原賦

漢
賈誼

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
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殞厥身烏虜哀哉兮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鵠鴝翱翔闔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聖賢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
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橐周鼎寶康
瓠兮騰駕罷牛驂塞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
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諱曰已矣國其
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
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倂螻蟻以
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
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漬兮豈容吞舟之魚橫
江湖之鱸鱣兮固將制於螻螳

弔屈原賦

有序

明
王守仁

正德丙寅某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爲文
而弔之其辭曰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馬泊
湛椒醕兮弔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水峻嶒兮霰又
下纍之宮兮安在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嶽崎紛糾錯
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湏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
谷谿訝兮迴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嗥兮虎交蹟念
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孤鼠隨魅遊兮羣跳
嘯瞰出入兮爲纍姦穴嫉纍正直兮反詆爲殃昵比上
官兮子蘭爲臧幽叢薄兮疇侶懷故都兮增傷望九疑

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阻積雪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
天路迷要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夷
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睠故鄉兮獨延
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壹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函峩
亦焚讒鬼逋戮兮快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恤君可復
兮排帝閭望逋跡兮渭陽箕罹囚兮其律以狂艱貞兮
晦明懷若人兮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
中道難勉低徊兮不忍溘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設兮讒

喙衆狂穉兮謂纍揚已爲魑爲魅兮爲讒媵妾纍視若
鼠兮佞賴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旂晦靄兮颼風橫四
海兮倏忽駟玉蚪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莽
寥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兮沅
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孰
知我憂

懷騷賦

有序

宋
薛士隆

觀競渡而得屈原之所以死作

江水滔滔兮恢良中陽桂柰蘭舟兮汭汭翱翔周章通
國兮社里宣出赫奕炳明兮象龍偶濟筒糧綵結兮招
祭先生今古回環兮顯允人之故誠塞產予心兮緬懷
墟郢騏驥伏箱兮駕駘馳騁變緇以爲白兮珍寶甘蠅
蔣父獲蘭兮將誰與明蛾眉粲其嬋娟兮羌被離於衆
醜累蠲埃而爲竊飯兮蓀孰知其內守視羣輕之折軸
兮舟沉於積羽繫直木之致斤兮信夫君之有取堯徂
舜陟兮人自爲家媚嫉異采兮憎人心之所如耿著夜

光兮浮雲結而慘黯忘衣裳之昌被兮不自知其顛顛
眺丹陽而佗僚兮黃沙之莽莽拔高丘之松桂兮剛寄
根於非土鸞鳳翔於千仞兮來下棲於荆棘豢龍烹兮
同雞驚於人食鄂渚徜徉兮思要眇之故步永懷流烈
兮聞高風於競渡時移世變地益遠而年益邁兮孰致
致其愈勤飄風發而白雲飛兮蘭含香而自焚重曰崦
嵫嵯峨前介西兮服翼昌揚玄鳥棲兮子胥鵬夷比干
逝兮逍遙沅汨將永世兮崇莠言文在羨予人吾歸知

何有兮雷霆奮聲輜輪兮拯溺風千萬春兮椒蘭穢庸
有止兮懷留夷曷其已兮

憤古賦

有序

宋

鄒浩

余讀離騷見屈平以忠不容而卒葬於魚龍之腹也憤
然傷之故爲此賦

嗚呼屈平之忠曷不足以悟懷襄兮薦困乎讒口之噉
噉流落江湖不堪其憔悴兮曾舊履不貶損乎一毫憤
慙中溢不可遏以復爲無物兮操觚進牘遂大肆乎離

騷博萬殊之動植而擇以比興兮匪故角勝負而爲此
忉忉或超然曠蕩乎四方上下之表若無以取信兮要
其心之所存則惟冀君之我交後世有志之士覽斯文
而想風采兮猶慨然永歎又繼之以號咷以此較彼輕
重固有在兮如之何不從彭咸而投波濤人孰不有一
死兮或重逾泰山或輕愧鴻毛惟平之死於忠兮使來
者自悔其貪叨歷上古以稽君臣之盛兮邈鮮儼乎重
華之朝稷契皋夔更相汲引以比肩於巖廊之上兮北

之幽州南之崇山不聞流鯁直而放英豪聚精會神如
一人兮成功獨巍巍乎其高夫何世而不生斯尚兮其
消其長係人君之孰褒以唐太宗之賢卓犖近代兮於
鄭公之既沒也停昏仆碑且不念其勤勞況本非其擬
重以難明易聽之說兮宜其君臣之盛亘千祀而一遭
幸大明之燭無疆兮間不能以容刀戒百鍊之剛化而
繞指兮雖至陋也願初終乎所操

弔軹道賦

有序

唐
王昌齡

軹道秦故亭名也今在京師東北十五里署於路曰秦
王子嬰降漢高祖之地豈不傷哉余披榛往而訪之則
莽蒼如也夫以戰國之弊天下創夷又困於秦使無所
訴罪在於政而戮乎嬰嗚呼殺降不祥項氏之不仁也
遂作賦以弔云

長林之墟荒草無垠躊躇訪古隱嶙如存者老曰此秦
之軹亭也莫不隕泣而傷魂我聞中原板蕩歷數更造
來爲都邑去爲郊道化育人寰盛德攸保其有隨覆車

之遺跡躡咸陽以崩倒陳炯戒而罔懷終滅裂以蕩埽
今者行旅有悲涼之色將未識聖人之大寶聽之哉不
義而強其弊必速徒以金城千里介馬萬軸九國既夷
上慢下黷東遊莫返白帝先哭是以沙丘閔禍制出趙
氏扶蘇賜死大事去矣海內洶焉雷駭颺起自非蹂先
王而隳道德亦無能而及此五星夜聚漢瑞秦亡白馬
素車降於道傍非子嬰之罪也而殺身於項王悲夫以
暴易亂莫知其極且聞追懷而霸楚無乃弛義而爭國

東城引劒亦其宜哉至於后稷貽周三聖九賢合於成
康千有餘年猶復慎終如始爰作顧命宣文武之重光
訓艱難於執政乃尸天主遂誥諸侯高奭內軸齊魯外
輶此周之所以磐石相維數革龜謀孰與夫離擯子弟
甘心賊臣身死國滅如火燎薪設使雍州爲輿伊傳爲
輪當朽索之不馭豈龍虎之能馴不其然乎賈生聞之
於是讓東陵故侯曰昔王子有殷墟之歌大夫有周廟
之作子秦人也豈無情哉邵平乃太息久之且爲歌曰

道不虛行兮史鮪沒位吾寧范伯之徒與感夷齊而多
愧麟鳳遠去龍則死之河水洋洋兮先師莫歸往者不
可諫來者吾誰欺始退身以進道曷颺言而受非彼蕭
相國知予乎布衣

戰彭城賦

宋 孔平仲

秦失其鹿羣雄並爭劉項之鬪自爲鯢鯨相劫以勢相
鏖以兵彼方徇乎北海此乃襲乎彭城惟彭城者楚所
都也漢王乃竊而居之收其美人寶貨是資置酒高會

楚猶未知此何異伺猛虎之出而據其穴入盜蹠之室
而有其妃項王聞之怒膽摧裂聲若雷震目如電掣引
千旌與萬騎定雌雄於一決或馳或射或刺或擊呼聲
動天死者如積流血丹乎睢水棄甲隘乎靈壁乃欲殺
無噍類埽不留迹長圍三匝漢軍失色嗚呼以項王之
勇天下所聞啗啞叱咤坐生風雲而對漢王椎鈍之性
與夫蜀人糾合之軍內外隔絕主將紛紜不翅田犬之
搏兔鷩鳥之撮螭然而大蛇之分爲二東井之聚者五

數極亂世歷歸真主以鴻門之會項莊之舞尚不能得
之肘腋又安可傲之於軍旅俄而大風北來發屋拔樹
揚塵蔽空走礫如雨白晝竊冥漢王遁去則夫漢之不
可勝也蓋可睹矣至於滎陽之擊四面廣武之中吾指
未嘗不拔自幾殆脫於垂死且項王之蓋一世其氣不
爲不盛而扛九鼎其力不爲不多及夫冬會垓下夜聞
楚歌騅也不逝虞兮奈何豈非天之所興不可得而廢
天之所利不可得而害故羽終於自刎亦自知天亡之

而非戰之罪也吾嘗緩策乎陰陵之道稅駕乎長安之
都弔遺靈於寂寞慨舊迹之荒蕪以爲彼慄悍猾賊者
固已亡矣而寬仁愛人者又安在乎乃知起者必至於
滅有者終歸於無此古人之所以致論蝸角而輕視軒
冕吾與夫莊生之徒

擬古戰場賦

元許謙

客有好遊者贏金橐糧脂車秣馬四海之廣萬里之遙
謂皆始於足下蓋將追豎亥之遺蹤繼子長之轍迹於

以觀天地之大於是浮河絕江登隴下阪途平馬疾地
險車緩或臨深而俯瞰或升高而望遠對景物之虛曠
每徘徊而周覽爰至巨野恍若望洋右倍山陵前阻大
江紛灌莽之杳杳鬱薄叢之蒼蒼縱一瞬而莫際眇乎
其數十里之封疆爾乃心存目想計度數量豈古人有
事於此遺迹尚存乎渺茫周迴隱隱若城郭之瀾迤峻
隅已壞而塊土成岡頽垣斷續縣延將百雉類乎築角
道以取粟於教倉其汙下而漸漬者蓋昔池而今隍毀

轅敗輻朽腐而僅存其彷彿斷刀折戟消剝而何有乎
鋒鏖是時也林木將脫原草未黃風颼颼兮吹籟日淡
淡兮流光晃四顧而無人幾欲去而彷徨就熟路以騁
駕兮久而至於野人之籬落召彼故老而訊之然後知
爲古之戰場也感慨前修俯仰陳迹肆盟桓以夷猶不
忍去者累日行戰地弔遺址連井竈綴壁壘守則負險
攻或背水料勝敗之靡常嗟歲月之已幾吾嘗緬想英
雄角力於斯地也發卒募兵聚芻積粟破鉏耨而成棘

稍買刀劍而賣牛犢資育之士肩摩袂屬勇敢虓虎捷
若飛鵲一鼓氣作三令容肅雷轟礮石電掣神轟奮戈
揚盾穿胸洞腹短兵近接鐵騎橫蹙殺氣排空黃埃亂
目或乘利而得雋或逐北而遇伏或集厚陳而制勝或
懸孤軍而全覆及乎弓已絕絃矢不遺鏃積骸爲觀斷
指可掬姑小却以俟後圖宜戢兵而虞大勦以今度古
不能盡變化之萬一而戰陳之具鉦鼓之聲雖百年而
猶信宿是以竹樹吞吐煙塵之表目眴眴乎昆陽之旋

旗鶴鶴嘹唳風雲之間耳賸賸乎八公之草木月白兮
髑髏寒天陰兮鬼聲哭彼進取之君爭城爭地而暴白
骨如草菅忍使天下之人兄散弟離子孤父獨自夫達
者而觀之何異左蠻而右觸也哉方今堪輿塊圯開統
拓迹自江左之獻版圖未嘗復有干戈之役遐荒莫敢
不來王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民皆安土地不遺力睠
此大墟固可制井經而務稼穡飛潛動植皆囿於發生
之仁熙熙如登春臺而享太平之福於是舞干羽於兩

階朝衣冠之萬國

懷忠賦

有序

唐

歐陽詹

丙寅歲因受譴季冬之月次於殷墟歷關龍逢墓焉昔
聆其風未嘗不迴腸隕涕覩夫塋壟心又增傷遂寫憤
於言爲賦以弔先生以忠諫致命故以懷忠命篇云

天生彼辛兮用殲覆於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
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
麻伊先生之諤諤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廢

卷以興嗟蕭條舊邑莽蒼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
人曰此其墓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騰噬之傳詎
虎狼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鷂之同列惟玉石之
明分亦薰蕕之自別是以蹇蹇心競昂昂面折彼炎炎
之原燎信撲撲而不滅寧歸死以申懷不貪生而結舌
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仁者天福善者神胡爲是日功不
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勤律中大呂日臨蒙
谷風颼颼於衰草煙茫茫乎平陸思悽悽而填臆淚淫

淫以盈目義則非其知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
撓行於艱而彌篤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諸葛卧龍賦

宋田錫

天將滅漢天下大亂姦雄競起以圖霸豪傑爭馳於良
算江東有孫權之彊禦關中有曹瞞之勇悍惟蜀邦之
險阻付劉璋之間懦伊東海之徐庶薦孔明於先主其
人自比於管樂其迹尚耕於壟畝負霸王之大略每謳
歌於梁甫可以屈就難以邀取若應龍之卧淵泉俟良

時以爲風雨雖吳主之得豹縱魏君之若虎僅獲斯人
以爲用可以爭強於中土劉備乃往詣南陽雄圖抑揚
功業稽遲而憤排旌旗侍從以倉遑豈徒資丘園聘珪
璋實欲尊之爲謀主而制敵貴之爲尚父而圖王一之
日驟欲履其闕肩其牆殊不知邈若千里之迢遙浩如
重泉之汪洋人在其外如鱸如鮓如魴如魴不敢游其
窟宅不敢漾其輝光乃退而歎曰信先生之道也如龍
之方卧也二之日開其戶闔其人人雖覩而難趨迹雖

通而難親自覺其門若河若海若潭若津不得見其最
靈不得測其至神又退而歎曰信先生之德也如龍之
未易識也三之日外其堂入其室仁干森植義櫓駢比
疑波神侍衛而洶湧謂水怪環周而蹠踏見其以道爲
蹤以德爲迹以文爲鱗而彬彬以武爲鬣而奕奕將侔
夏后河漢可御以天飛尚類葉公牕牖初闕其藻質我
於是以允悅爲雨以巽順爲風動其侗儻鼓其英雄遂
慷慨變據而崛起以縱橫籌略而相從亮之遇先主也

若龍之得水備之得先生也若雲之從龍所以躍於吳
驟於蜀帝王其心日月其目張飛關羽爲吾之股肱趙
雲龐統爲吾之爪足金鼓爲雷霆之威甲兵爲風雨之
速旌旗爲飛鬣而常舒鈇鉞爲逆鱗而難觸前則飲於
渭水後猶蟠於斜谷觀其奮首於魏施尾於吳將欲騰
躍於秦京與鎬京窟宅於東都與西都然後以燕齊趙
魏爲河海以荆襄楚越爲江湖故得寰中波駭海內鼎
沸馬超韓遂之流袁紹呂布之類若蛟螭奔走而喪膽

比魚鼈沉潛而屏氣豈謂天錫吳以牛斗之分賜魏以
咸鎬之國賜我以坤維之地俾我與鼎分之域既天命
之所授豈人謀之能克漢江沱江亦足宅其西南梁山
劍山亦足門其東北方欲修其德述其職將上請於閻
闔冀下并於華夷變三分之國爲上國變漢水之池爲
天池復火德之世祚續炎精之絕離俄而上帝有命碧
落言歸劉禪攀髯以何及譙周仰首以無依世靈其神
敵懼其威揚儀鳴鼓以震恐晉宣喪膽以奔馳至今岐

山之側滑水之涯南陽之草木西土之邊陸或烈風之
飄颻或暴雨之淋漓猶疑其蜿蜒在晦而陰隲是司觀
陣圖者見其規畫讀國史者想其形儀信奇士之遇主
實千載之一時春秋曰以龍紀官詩曰爲龍爲光此葛
亮兮攸宜

弔諸葛武侯賦

明
劉基

天地閉塞兮聖賢隱淪大旱焦土兮龍無所用其神當
運命之厄窮兮堯舜且猶有極委厥軀以隨化兮亦哲

人之所戚彼狂狷之縱悖兮履羿莽以滔天亂倫汨典
兮流毒爲淵夏少康之不作兮時又無湯與武蔽蔽不
可以食兮馬羃羃而獨處騰三顧之疑惘兮躑高光之
所爲鳳凰非梧桐不棲兮于嗟去此其安歸瞻星芒於
渭濱兮豈皇天之叛渙日昃不可使再中兮指桓靈而
慨歎昔尼父之不逢兮寓斧鉞於春秋誅姦邪於既死
兮開日月之昧幽般紛紛以攘奪兮世不以之爲殃民
彝泯滅猶一髮兮微斯人其孰明覽出師之遺表兮涕

淫淫其如雨悲逝者之不回兮邈英風於萬古

八陣圖賦

元 楊維禎

遐哉邈乎蠶叢故墟劍閣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
運兮馬不得以驅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
中山之苗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猗
狁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識時
之後傑兮吞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兮必先天而
獨得六十四之成算兮本馬圖之全畫三十二之岐分

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
蛇蟠虎翼撓之無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
常竒不失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
寓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洋巴
之水兮砮堦拆壁峽之濤兮風霆礚礚彼箕張而翼布
兮曾不轉其硯石非神物之陰衛兮就萬夫之捍力想
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算不
出於八竒賊之望而走兮甘巾幘之受雌按渭濱之所

屯兮實鼎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國兮肆獯蚩之赫伐
逮尚父之六弼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兮徒
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又何法茲八
陣之尤覺兮軼羲皇與天老曰流馬與木牛兮又神機
之所造歟中營之告變兮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
天兮掩炎精之皜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沂錦江山川
相繆兮地老天荒歌梁父兮釃吾觴招謫仙兮呼子長
訪魚腹之砂磧兮弔廣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之時

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酹三賢賦有序

宋 周紫芝

蠅館主人獨遊西湖放棹扁舟夷猶孤山之下風夜久而無聲月將曉而始出仰而望之弔三賢之遺蹤仰高風之遠邈叩舷而歌舉酒一酹而賦之

歲

原本闕二字

之宵中兮月既望而時秋鼓蘭舟之桂檝兮

採芙蓉乎芳洲夜黯黯其未艾兮驂白鷺以夷猶方望舒之始駕兮昇素魄於海陬整余冠而仰睇兮叩余舷

乎中流望華祠於山阿兮眷三士之高標雖出處之異
致兮亦分路以揚鑣維香山之忠正兮耿直節於中朝
忤羣姦而見逐兮指新井以蒙嘲彼西蜀之老人兮抱
素業於夔皋援斯文於未泯兮障俗學之濶濤終一斥
而不復兮病讒口之囂囂歲七周於海濱兮脫九死而
歸故丘痛二老之不遇兮越今昔而同儔豈鸞鵠之不
可以爭飛兮抑騫驥之難於並遊豈枘鑿之不可以相
入兮抑亦臭味之異於薰蕕棄珠璣而貫魚目兮斥騷

耳而駕罷牛笑蹄涔之沮如今轉龍驤之巨舟獨高人
之前知今遂遐舉而莫招爰卜宅於茲山兮旅麋鹿而
友漁樵却鶴書而不受兮恐曉猿之怒號草萋萋其春
榮兮葉靡靡而秋凋閱四時而不改其操兮孰謂山中
之不可以久留抗高風而配逸躅兮追兩軌以奚羞嗟
余生之後時兮徒心旌之搖搖瞻清揚於髣髴兮拜遺
像之非遙聊舉觴而一酹兮歌三疊而魂消儻微辭之
可格兮冀旌旆之飄颻

懷延陵賦有序

元 楊維禎

延州季札吾聖人予其賢又表其墓太史遷發其仁心
慕義無窮其知札矣近代傳經者獨以爲聖人貶札咎
札不爲季歷而效子臧以致辭國生亂吁是說也顧計
利害而不計義之所在尚爲知春秋者哉札自以諸樊
爲義適而不敢奸國則知札與州子皆庶也壽夢欲越
三長嫡而立一季庶所謂亂嗣不祥者也而況三伯仲
俱無太伯仲雍之奔季子棄室而耕者正也及夷昧卒

而欲致位於札札之見微固已逆料光僚之必悖於其
後故剛執始終之志又札之明也季子之道正而明而
謂聖人貶之乎春秋書名固有美例而憑以爲善惡之
斷求經之陋者也三傳有因札進吳之說其名札者成
尊於上也謂名為貶得乎余作懷延陵辭因復置辯使
談經者不、聖人之旨則不枉乎季子之道者也

昔三吳之問國兮實周先之長宗曰端委以自律兮聿
荆夷而不從嗟後之人弗率兮將自同於啓戎去諸姬

以日遠兮十有四葉而稱王夫何巢之逆德兮又鍾之
以順嗣既博物又閱覽兮仍約中而通理識周之所以
東兮基之所以南聖之所以憾兮德之所以慙類北學
於周公孔子兮羌不讓夫東郊過齊晉之大邦兮警貪
功與好直魯宗卿之岌岌兮愛好善而不擇辨鐘聲於
戚邠兮危夫人之燕巢受衣紵於僞之贈兮蓋騷然若
神交故受授於非其所受兮律千鈞於一髮苟奸國於
不義兮寧子臧之附節巢既隕乎諸樊兮閭薦乎戴吳

天將啓乎季子兮抑翦喪其夷孤悲上國之使歸兮賴
先祀之猶有在也亂之生則有由兮進縛諸而退以待
也鵠夷載於江中兮遊鹿上乎荒宮問七王以何在兮
歌至德之遺風遵閭門以弔予兮感特書之題寔也矢
吾辭以白心兮比徐君之縣劍也

弔伍君賦有序

元
楊維禎

吾讀伍員事未嘗不悲負處父兄之不幸而訖至倒行
逆施蓋大不獲已者而世多之以爲名不可也當負急

於反讎遂不顧急售吳光而進鱗諸殺人之父以報已
之父彼州子之子則將何所報哉此負失也而沉父兄
痛仇費無極也無能有兵於費而鞭墓以仇君益失也
然負能用吳以復父兄之讎而又爲夫差復父之讎之
死不畔以畢志於其所事則忠爲有餘矣惜其君不終
用逆料後曰沼吳之禍徒以表其言之明故予作哀負
辭雖過其孝而多其忠云

竊獨悲夫讒人之喪邦兮甚楚子之熊居朝吳已去兮

繼出蔡朱何嗣子師之不幸兮與讒而爲伍君一過已
多兮遂及城父嗟奢二子兮一死一生死不可以莫之
就兮生不可以莫之行脫身東走兮乃至吳鄙吳新有
君兮楚日以駭不三年其克報兮繼入郢於州來胡罪
人之斯失兮而不惜夫厲階誓包胥以必復兮鞭王靈
以爲乖犯讎天之弗韙兮曾不異夫關懷當鱗諸之進
士兮始已失其策也知反讎之急兮行之倒而施之逆
也吾猶尚論其孤忠兮保先君之嗣也棲越子於會稽

兮灑靈姑之恥也何甘饋之暴吾兮忘腹心之巨毒也
黃池業乎成霸兮忽姑蔑之在目也劉七士以何益兮
知負亡而國隨迫角東之乞死兮始地下之慙知己矣
乎國以人而張兮亦以人而亡始讒費之禍國兮終嬖
妬之亂邦荃不察夫忠貞兮矧外迷而內荒訪胥山之
遺廟兮聲烈烈以稱王怒濤忽其殷足兮些靈馬於橫
江

弔闔廬賦

明王鏊

昔闔廬之霸吳兮卒託體乎茲丘慨往跡之日湮兮曾
不可乎復求峰巒紛以環合兮浮屠臺殿鬱以相繆忽
平岡之拆裂兮劒池淵淪而深黑俯莫測其所窮兮仰
不見乎白日兩崖嶄崟而闐噉兮又巉巖而斗絕信天
造之險熾兮爲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闖其淺深兮先
魂驚而瘳栗彼呂政之雄哮兮力驅石而填海將破山
而求之兮藐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不信兮謂往牒之
我結歲正德之協洽兮劒池忽焉其枯涸何昔日之淵

淪兮今山徑之嶢峴伊水旱之常數兮非予心之所度
石豁豁而雙閉兮類墓門之類駁試往造乎其間兮將
舉武而旋却始沮洳以忽明兮諒欲退而不可儼湊題
之可捫兮森怪石之欲墮豈漆燈之將滅兮若有侯乎
王果嘆吳王之物化兮求髣髴其不見想湏洞之既塵
兮何有玉鳧與金鴈彼槃郢與扁諸兮疑此語之爲幻
何千年之神閤兮忽一朝而呈露也旋黯然而復閉兮
殆神物之呵護也前驪山之強項兮後會稽之妖珈錮

南山其猶有隱兮信多藏之爲害獨空空子以保全兮
因茲丘而增慨

吳越弔古賦

明 吳寬

嗟予生兮好遊泛扁舟兮夷猶渺江湖兮萬里脩然往
兮不可留繫世紛之混濁兮惟山水諧其夙心覽九州
之博大兮吳越僻在乎東南尋故都之遺跡兮逝去此
而披宿莽江山依然其高深兮聊登臨以上下清輝娛
人以忘歸兮亦惟懷賢以弔古念姬周之叔世兮二國

始霸而圖王鄰壤之不相能兮數勤兵以相當吳啓釁
以召禍兮不暇計夫死生與存亡謂雖雪恥於夫椒兮
卒致夫種之行成貪美餌而不悟兮羌自以為得計孰
知鷙鳥之匿形兮將以肆其擊噬後四十年之有吳兮
果符史墨之得歲噫嘻直臣疏兮佞人見親自古而然
兮匪獨嚆之與員國滅亡而不救兮詎全委之於天殷
鑒之不遠兮何無疆之違其祖武見毫毛而不見睫兮
欲興師以攘取求附庸而不可得兮屈為楚之臣虜雖

覆亡之有先後兮亦奚異乎吳之末路悲夫花落子故
宮草生兮荒臺社稷兮墟棘鷓鴣飛兮麋鹿來恃強力
兮為國雖暫興兮輒衰唯有德之不可忘兮歷千載其
猶赫赫揆吳越之鼻祖兮寔夏禹與泰伯逃荆蠻以讓
國兮任洛水以為己責高風邈其不可及兮萬世猶沐
浴其膏澤瞻清廟兮下車奠椒漿兮進趨適於越兮之
勾吳歸來吾鄉兮遵先哲之坦途

感柏樹賦有序

元馬祖常

光州孔子廟庭及宋司馬光祠前柏樹皆先子集賢府君治光日攜祖常子植者也今二十六年矣蒼虬翠蛟森列左右祖常蒙詩書之澤忝官禮部尚書兼經筵官天歷己巳正月以謀葬得請還光又蒙聖天子不棄獎物馳使再召以疾未行輿疾瞻仰孔子廟庭撫摩羣柏潛然感恩作賦以見意焉

涉淮湍而返有寢丘之遺封屈州圻而近古壤寡殖而不豐曰瘠土之民勞庶善心之易孳慨先哲之豈弟興

黻宇而納之哀刻兵之累俘緣其裳而來游又於田以
謀食廩饋饒其浮浮間攜我以觀學命舂鍤以執事揖
豆邊以下堂列穉植於兩所蔭喬木於今茲慕子親於
曩昔歲邈邈以云徂涕潛然而灑臆顧瞻戀而移晷拭
手澤之或存歸祠位之蔽虧恍神輶之續緡當子親之
在官盡厥諝於民庸暑無葛以代澣珮無玉以爲容終
下陳而弗攸榮天爵以俟天澤未艾於子孫永文壽於
大年矧茲樹之後彫匪庶草之競華覩斯道之昌期徵

於神而不遐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二

謹案卷一百十一第二十七頁前三行以區區之
陋邦按明文衡此下有覩至德于須臾來四十
國之臣妾如父召而子俞文王之受命四句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錄監生臣沈智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三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三

寓言

草上之風賦

以君子之德風
偃乎草爲韻

唐

蔣防

草綠綠兮擢穎含薰風發發兮乍靡而分其取象也散
芳馨於知己其爲義也合政令於人君豈惟動之而委
順抑亦播之而有聞觀其徜徉代起激拂無已轉綠蕙
而影亂時光汎青蘋而文橫秋水浸淫翳蒼振奮蘭芷

颯然而動昔有遇於荆王冷然斯來今不乘於列子翻
翥鬱轉歲蕤在芄芄而可翫觀習習而無遺被以幽深
諒有條而有暢布乎原隰誠長之而養之或疾或徐順
天作則大以抑其滋蔓細以蕩其幽默分乎萬彙蓋吹
萬以齊驅繫於一人誠畫一於同德不擇乎高下不棄
乎幽蒙敷葉而重重偃翠翻花而灼灼駢紅連繇九野
披靡千叢倚伏俟時小人之心猶草衰榮不問君子之
德如風莽眇平皋悠揚茂苑風何草之不動草何風而

不偃飄杜蘅而芳氣自遙歷蒿艾而清聲漸遠是知風
爲號令之類草爲衆庶之徒方以俟其披拂固有適於
榮枯立政則斯爲大矣騰芳而孰不宜乎故觀其化者
知神之造觀其風者知國之道將有宣於八方故寓形
於蔓草仲尼以之而取譬宋玉由斯而奮藻雖異代而
殊時竊敢摠於懷抱

風偃草賦

以上之化人乃
如是焉爲韻

唐
羅立言

人之化兮從政之所向草之偃兮隨風之所仰大小草

及道均乎廣敷高下必加義存乎溥暢將咸被於榮悴
匪有阻於遐曠感之化靡自符於順柔動而悅隨豈因
乎用壯如雲起於龍召若臣和於君唱豈蕭條衆芳之
間翱翔激水之上而已美其抗威有制應物無私播生
成於萬族順炎涼於四時彌岡坂以盡仆歷原隰而無
遺颺颺其音時自南而自北扶疎其狀隨左之而右之
汎蘭叢而影分丹穎轉蕙圃而光搖碧滋有感而施不
獨芄芄其麥觸類皆長寧遺楚楚者茨則知草之偃風

威之所藉人之理上政之所化不然則何以喻德君子
比訓小人佐天地之化育助雷雨於陶鈞當槁葉辭條
我則激淒清於霜夕及晴川解凍我則散煦嫗其陽春
豈直落餘花於黃菊翻碎浪於青蘋至哉凝韻松桂傳
香蘭茝不行而疾合帝德之無方不厲而威若神功之
有宰茲君令所以爲此聖人於焉嘉乃觀其匪疾匪徐
或吹或噓俾夫曲者必直勾者必舒庭葉晚飛墜井梧
而颯爾池荷夜轉瀉珠露以連如是則草非風不靡人

非化不被故取鑒者用於斯觀政者必於是況王者致
理與物化遷敬授人時乃何風不順式孚惠澤則何草
不立既殊拔木之日斯鄙偃禾之年賦風行之義可以
知其教焉

歲寒知松柏後彫賦

以貞心勁節翠
貫四時爲韻

唐裴度

窮陰忽至品物盡瘁惟良木之堅貞映衰林而蔥翠桃
蹊李徑聞別葉之互飛松澗柏陵見修條之自異諒本

性以無易託斯時而不類雖殺殺之霜再三斷蓬之風
數四徒凜凜以終日竟青青而在地懿夫春夏榮滋我
不競於芳時秋冬淒冽我不改其素節遙分郁郁之煙
遠映霏霏之雪故其桑榆種其前後杞梓植其行列或
蕭瑟以柯空或離披而條折何在昔而相混果迄今而
旌別觀夫陽曜以芳菲爲事陰凝而肅殺爲名徒運彼
以寒暑豈齊我於枯榮斯乃時累不能累其質天損不
能損其貞亦被霜氣亦含風聲挺喬枝而易識在灌木

而難并故蒼然以殊致豈蠢爾以叢生異其鬱鬱秀色
亭亭高幹產二儀之內我獨後彫處羣木之中孰云共
貫當其黃隕方可瞻翫庭有槐兮落際山有榛兮彫陰
見枯槁之無色識茂悅之有心愛日照而逾靜嚴飈吹
而轉勁或出衆而標奇或處幽而表正雖結根山嶺移
植軒屏如全真而率性客有擇木務材感衰歎盛悟標
勁無永申虬螭之歌愛堅貞不渝發風雨之詠松兮柏
兮猶君子之志行

直如朱絲繩賦

以題為韻

唐 薄 芬

物有正而可尚者其繩則直如砥之平如竿之植不舒
卷以隨用終勁挺而立極有旨哉為天下式且取其直
也故能為道之逆旅為義之蓬廬為人之端操為政之
權輿於以方內君子所如木從之則正君受之則聖猗
歟猗歟原夫被物之際作巧之時運工人之手績寒女
之絲是尋是尺經之綸之其為用也不資於善結其為
興也蓋取於無私以之為準也則矯枉有度以之辨物

也乃去邪勿疑大者遠者念茲在茲俾夫貪者慄慄智
者兢兢其爲舉直錯枉當有事於從繩

白受采賦

以苟非忠信道
不虛啓爲韻

唐 獨孤授

白者物之正色采自人之發揮有善政之功何不合執
必遷之性詎能非所以投質而丹青必應改作而玄黃
莫違玉色可移酒變美人之貌素容可化塵緇遊子之
衣始以潔白爲佳無文是寶流行於一掬之綠遷移於
五彰之好假乎異物奚謂莫知其他變而從宜匪曰不

恒其道是知白之美者采必加諸始謂不愆其素終成
求媚之虛潔其身敢望於潤色污爲染勿訝其文如露
變盤中之文氤氲而乍結雲改封中之色燦爛而潛舒
然知素以爲貴文而後進棄彼涅而不緇從我動而無
競知其白不足以含章美其文必滋乎彩潤豈舊染於
姦色因物有遷自委質以成文非我無信於是推其嗜
好窮其妍不虛白爲文藻之宗繪事爲朴素之後坦然
明白佩此以飭身婉而成章是期乎假手若以考自然

之性明發彩之功專其容知變以爲義形於色不雜而
爲忠英英之雲抱日之文何滌鑿鑿之石補天之力何
工如以素質莫問奇文是啓耀之以不慙之文居之以
勿執之體可黃可黑將興墨子之悲或素或青未易殷
王之禮不然者何以麻衣雖白兮采服斯有如雪之潔
兮如濡已受黔生白鵠之羽赤點青蠅之首發顏色兮
不辱其身離堅白兮莫失其守懿夫明斯理者然後知
吾道之不苟

土積成山賦

以貴其不已成此崇高爲韻

唐 闕 名

彼山之峻兮稟氣而成此山之峻兮積壤所營何人功
之彙聚致丘壑之崢嶸始假一抔已見進吾於往終成
九仞還宜景行而行當其率性作勞因高立趾將覆簣
而可久念極天而有俟道既長而彌專力雖勤而未已
於是資地勢建土功區區而日不暇給矻矻而樂在其
中以不拒物爲心因成高大以不讓塵爲德遂至穹崇
所謂從微而至著有感而必通致峯巒而因人立跡倅

造化而與古爭雄故得日就月將天長地久小既資於
坎窞大豈遺於培塿匪辭形倦將欲必致於雲霄所冀
道成亦以兼容之妍不有始有卒乃勤乃勞依依漸長
日日增高以力爲謀比大不唯於熊耳將勤喻學成功
豈謝於牛毛是謂積小以稱奇衆多而爲貴既稠疊於
委輸亦縱橫於經緯則聚米者固不足云累臺者於斯
殊未所以塊然凝質萃爾成姿千峯可數五色無遺以
此驗巨靈之神誠爲怪也以此想愚公之事亦可淒其

別有十載施勞三冬率是常負荷以相勉每勤求而自
揣所冀必成無虞中毀儻若因我而出雲庶亦降神而
在此

滄浪濯纓賦

以君子澡身
及時爲韻

唐

闕名

滄浪之水兮伊楚之濱汗漫蕩漾兮清泠齋淪控三湘
之淺浪從大別而派分澄澹清景離披曉雲彼美人兮
何其獨商歌以思君覩斯水之洞澈惡吾纓之垢氛將
濯其纓亦潔其已逐臣逋客漁翁樵子吟刈楚以激昂

詠伐檀而筮仕哀靈均之濯足笑許由之洗耳載泛載
浮曷云其已泊夫白日始晞青天收潦千尋湛而見底
萬里淨而猶埽漾磷磷之淺沙蕩靡靡之纖草縈紆浦
漱邈迤洲島興既遠兮情亦閒纓再濯兮身亦澡于彼
濯矣伊水之濱于彼澡矣君子之身滌我滓穢去我埃
塵且潔淨以精微又肆志而王神孰與夫澤畔憔悴空
見悲於楚客心之憂矣匪興刺於詩人已焉哉士生世
兮患於不立朝聞夕死道之所急偶滄浪之且清豈坎

埶之能習易載出處詩稱維繫歲冉冉而不留雖追悔
而何及辭曰滄浪之水分徵楚辭臨清漪兮應昌期濯
吾纓兮有所思幸我生兮及明時進德修業兮已矣拔
茅彙征兮良在茲

飲貪泉賦

以言飲此泉心
終不易爲韻

唐胡權

吳隱之擁節南海停驂石門遇貪泉之廣陌若旨酒於
汙樽由是徵圖籍所載考者舊之言云注茲而難窮地
理或飲者而能移性原公乃斯言已察其事惟審十目

所視表執心而不回一勺之多遂舉杯而就飲重言曰
所執在我寧由此泉瀉泠泠而反同潔已持惴惴而過
甚防川恬淡相資漸滂沱於德澤清廉是守何汨沒於
情田將正浮俗而去彼覩濫觴而在此臨川而不覺起
予命酌而甘從率爾盈科即挹聊抒思以盤桓健筆忽
飛寫緣情之綺靡既而威臨俗鎮塵靜邊空闔境而皆
知嚮化四方而靡不趨風量比滄溟能控清而引濁心
如白水可原始而要終當其境接遐荒郡惟幽僻山川

而多含瘴霧草木而少蒙膏澤道之云遠人不願適公
藏器以俟時方遇君之側席泉云飲而名乃益彰心秉
直而誓當不易則知貞清特立瑕穢莫侵人飲酒而蕩
志我飲泉而洗心胡不誇於一石而不愧於千金於以
明好惡定能否不貪爲寶而可憐不飲盜泉而非偶懿
哉君子之鴻名竹帛永垂於不朽

水木有本源賦

唐高郢

木造天水窮玄森森擢千丈之秀汪汪澄萬頃之鮮散

而成衆木疏而爲百川杞梓之材備矣江湖之量存焉
竊聞源長而下流不竭未見本盛而枝葉先顛志士託
以垂陰無假惡木渴者飲而滿腹何求盜泉故樹善於
人人懷則甘棠不朽汎愛於衆衆湊則德水長懸方將
成不言之蹊廣利涉之路俾出幽之鳥仰喬幹而能遷
未濟之人因餘波而可渡鳥豈木之所擇非擇木而不
棲人奚水之足鑒亦鑒水而取喻徒聞其移橙渡北不
能苞貢於王國導漾之東是以昭回於昊穹木誠戀於

南枝常得地而專美水豈忘於西土乃凌雲而獨崇用
不用也非結根之有異高莫高兮將聞源而實同葛藟
猶能庇其本江漢所以朝其宗固宜大樹蔭庥而千牛
可蔽洪河浸潤而九里旁通寧效有喬而不可休息於
其下至廣而不可游泳於其中者哉則有青青弱幹獨
秀未立涓涓細流餘清可挹植翰苑以蕭散赴龍門而
驚急企樛木之逮下望恩波之流濕

虛舟賦

以浩然任觸君
子之心爲韻

唐
樊陽源

玄理可得真宗可尋惟虛舟之不繫同大道之無心每
悠悠而去住恒泛泛而浮沉寂慮爲徒必澄淡而方息
在物無競信風濤而莫侵體合道樞來憑積水本流謙
以處順寧遇坎而斯止類善行之無跡似至人之虛已
或沿或泝非假功於楫師載沉載浮亦奚勞於舟子若
乃景絕遊氛川息波文蕩漾無阻逍遙不羣則鼓枻者
未足與議摧撞者不得而云故曰動以貞勝而靜爲躁
君觀其浮廣川之洋洋混長瀾之浩浩不拘同放曠之

懷無著體希夷之道殊青翰之見重等玄珠之爲寶惟
斯道全誰曰不然任東西之漂蕩隨風水之推遷中含
虛而自若外守正以無偏逢流則行靡驚龜鼉之穴安
波自往空思李郭之仙動息靡常去留不禁以虛而受
殊乎小器易盈可濟不通非曰不勝其任處靜安卑乘
流任時浩然獨逝邈矣誰追想好風於曲岸避巨浪於
中坻且沒跡於寂寥檣棹何從喧矣是無爭於觸擊紛
纒焉得維之是則虛其舟川得以寧虛其心人寡於欲

既與道而合契亦無情於相觸苟思理之未忘諒無驚
於寵辱

胡越同舟賦

以所思同濟寧
患異心爲韻

唐
袁不約

胡越異方兮言語不通邂逅相遇兮扁舟之中訝形殊
而類別偶泝浪而乘風邈矣兩鄉懷土之情則異飄然
一葉濟川之計斯同始也各自天涯俱來波際指遙程
於空闊紛遠思而容裔南冠朔服俄泛泛以相親孤棹
片帆杳悠悠而未濟安危目擊休戚心期當波瀾之起

處是肝膽之呈時水害若防不獨文身之俗風高儻便
豈惟嘶馬之思去乃夷酒來何處所不遠南北宛爲儔
侶投足而作鄰遙集共軫風濤思鄉而何暇哀吟且虞
悠阻迹也既狎心馬匪寧搖煙蕩水泛梗飄萍在浩渺
之難測況沿洄之不停容與安流每欣欣而會意縱橫
駭浪咸惴惴以忘形蓋以風水多虞因依不間來非類
聚雖慙泛洛之仙情匪貌親誠無敵國之患殊方何遠
合志何深因託質於剡木遂忘言於斷金向若不同其

利無得而尋長嗟繇邈莫嗣徽音則朔野慕射雕之悍
炎洲樂拾翠之心復安得同其憂患而計其浮沉哉於
是察其事嘉其意諒極睽而乃合非棄同而即異永懷
共濟之誠信無往而不利

飲馬投錢賦

以好善馳名叶
乎前志爲韻

唐

王損之

昔人有暗室無欺行行路岐涉清流之蕩漾指白水以
驅馳乘匹馬而來念茲枯渴傾一囊以用投彼連漪且
水本無情人能誓志俯濯纓之上善控奔蹄之小駟廉

隅是切斗升之水無多重價將酬子母之錢盡棄湯湯
淺瀨厯厯五銖飲之而忘其量也投之而無乃甚乎同
濟河而沉璧異濁水以求珠隱金沙之中迷於赤仄落
蘋蘩之上混彼青蚨嗟乎利已則多潔身誠鮮在一飲
而何損投半兩而稱善鳬驚下處對鷺眼而難分鱸鮓
游時雜鯨文而不辨駸駸練影滴滴波聲滿腹而自資
行道墜泉而孰謂沽名郭況之家人儻來訝移金穴漢
代之貲郎或見猶認水衡浦澈縈盈汀洲重疊吳酌貪

而難並王不言而雅叶致香醪而一醉且乏杖頭入春
溜以俱沉不漂榆莢澄明水底散亂馬前乍似揀金之
磧何殊種玉之田逐好利之徒無辭俯拾同貫珠之子
幾誤旁穿是知雅志無儔常情不到將均勻水之直自
勝飲水之操則墜銀瓶於井底思婦徒傷投竹杖於陂
中仙翁可報賢哉項氏之心從吾所好

驥伏鹽車賦

唐闕名

有驥子兮維之朽索服鹽車兮困於絕漠將發憤於一

哀遂求知於伯樂由是騰健步奮奇毛連嘶自若驤首
彌高負調鼎之資空慚引重持向人之意終願代勞當
其迢遞燕郊蒼茫吳坂悲東道之莫及念北風之將晚
既同跼蹐載馳之用靡分儻遇知音千里之期何遠寧
曳輪之是辱恐負軌之非名飲翫雖憐其垂耳鞭驅奚
敢以抗衡是使玄黃莫遇歟段無營汗血匪難一日有
祈於用力求人未易三年何恨於不鳴今也勞役薦臻
高名斯矚將激昂以待顧願奔馳而徇欲重伸羸氣自

殊愛駕之難載發哀聲幸比擊轅之曲或有賤同牛阜
用匪龍媒亦在異於翦拂辨以駕駘夫如是則當於軌
軌之下自然不媿於羣材

管窺豹賦

以管中窺豹時
見一斑爲韻

唐 闕 名

管實圓通豹稱奇質將竊窺以無視果遇文而得一言
如立信初云必有可觀美在其中終荷守而勿失奚執
虛而莫見諒衡空而有窺注目每思夫破竹專心常切
於主皮故得精神靡怠盼睩無虧辨或未分豈敢因小

人所視言如有準安得謂童子何知事不可輕智難相
短瞻夫隱霧之獸乃用窺天之管豈文質之不伸獨孤
明之所滿分形既內識規規視遠惟中央坦坦然後知
虛心可達小智攸同毫釐必遠長短皆通投迹儻遇於
東周孰辨犬羊之羣有文而比夫西伯豈殊縲紲之中
是謂祈進奚爲求知不倦將希國士之察用當君子之
變羅因一日期所視之無偏利絕一源專向明之獨見
乃知蔚文者道不足攀俯視者智或防閑何微明之有

辨果偶中之無難謂容止可觀且殊室隙同邂逅相遇
更善通班信專美之獨嘉諒生知而何教流涕已假夫
觀止審像乃知其是效十年之學自分西晉之賢一管
之明更識南山之豹夫如是則履中不昧應手無疑冀
覲覲之有以得專精而所之亦何必誇久視騁一時然
後知求仁之可驗唯智者之念茲

教祿升木賦

以仁義在躬教之則進爲韻

唐

賈餗

祿之爲物兮敏捷無倫人之設教兮質性是因顧升木

之容易豈從師之苦辛於是授以程度使之緣循步步
彌高同下學而上達孜孜不倦若游藝而依仁原夫引
進他材發揮以知不言而化若喻於義指蹤在手所謂
導而不牽嗜學因心誠宜誘之孔易俾夫趨容所騁迅
足無累笑碩鼠之五能掩都盧之百戲初疑鴻漸訝走
險之翩翩卒若熊經忘陸危之惴惴則知夫性自天而
莫改教率性而斯在失之者進寸而退尺得之者師逸
而功倍從輪桶之異規隨曲直於真宰故君子將遷於

物必省厥躬彼可適道吾方擊蒙野性既馴自殊於狼
子怒心不發何愧於狙公牧羊以不鞭爲機養難以似
木爲微一則行之而未遠一則久之而成教孰與簡易
爲師攀援是資既得心乎愛矣方將教以化之負凌雲
之材庶幾仰止守墜地之道難可求思至矣哉發彼驍
騰賴茲引力足循循而風舉木杳杳而繩直千尋雖險
亦可超而宛升一跌無虞那肯勃如戰色豈翫物以爲
用將育材而取則所以木不告勞孫惟效順學無間於

時習功自得於日進彼以求易於難致遠由近可因茲而立信

遊刃賦

以目無金牛必
有餘地爲韻

唐張楚

善乎庖丁之養刃也鋒不鈍銳不衄橫與氣以凜凜頓
霜威之肅肅內則道協於心外則手應於目三年之後
不見金牛於是手以之發刃以之投其虛其徐刃以脗
合所倚所觸血自潛流牛之間兮稱有刃之厚兮云無
以無厚之刃入有間之軀與切泥而不別將委土而何

殊忘其骨節之難易未嘗肯綮其斯須以天合天驕然
響然目不視矣手有存焉竅之導兮自大郤之批兮自
穿始以一剖終以萬全匠石代之以運斤未可爭長孔
原本闕殺之而用劍難乎同年則說屠羊以淺術望鼓
一字

刀以戰慄期百發而百中笑無固而無必乃知丁之道
也可久丁之伎也難有利推百鍊不愧於太阿聲中八
音自合於經首日居月諸勇其賈餘君欲口傳等文惠
之相好我方神遇覺良庖之不如若然者遊合逍遙之

事刃合虛白之意儻遊必有方刃何不利冉冉今雖不可知恢恢兮常有餘地方將解千牛然後躊躇以滿志

目無全牛賦

以虛心通明暗與理會爲韻

唐王履真

著絕藝者積功而成窮物理者因心而明觀彼庖丁之游刃合夫天道之至情運心術於妙用得玄技於惟精相彼牛兮雖完體斯在於我目也而析俎已呈豈不以因功之深爲志所使揮無厚以合度投有間之中軌積就之妙既由乎月將操割之微亦依乎天理若動不導

竅任非由已則必受夫力勛孰能免夫目視始吾於牛
也膚革未克筋骨靡窮心無所措其利手無所施其功
感臂膈之原本迷脈腠之要終動既多悔勤而未通逮
三載以積用乃一朝而發蒙令吾於牛也察其博碩考
其小大不俟刃解自將神會定貴賤之骨若委地而在
前視血管之膏雖表革而無外信功著而理貫乃道成
而情泰遂得不遵蓮鍰不合桑林駢駢之軀折如應手
軼軼之角割若愜心此乃變化斯探視聽靡濫美候明

而咸見雖處幽而無暗夫人之修業頗亦象諸能玄通而理達則疑釋而誤虛別有技業目牛得同碩鼠取勢行止喻依庠序竊學見賢思齊敢望惟仁是與儻王庖之可待願發硎而延竚

破的賦

有序

唐喬潭

君子修辭以干祿祿或不至居常以俟命感而遂通抑亦莊生不射故爲破的賦以喻其辭曰

飛衛學射於逢蒙希其術窮搜董蒲白羽之箭獲燕角

綠沉之弓悵望隴雲徘徊朔風以為隼必獲於墉上雀
無全於穀中或曰人將觀德子盍呈功乃見於諸侯閱
之州序獻於天子臨乎澤宮自上而下陳其比耦歌騶
虞奏豳首其或少算從而進酒於是乎擇素士張畫侯
韜朱膊捍韋韞既垂橐以弦弧亦啓箴而抽鏃內審其
志外專其目釋思其平去務其速落殘月於象弭飛明
星於金叢宜易易而獲禽翻兢兢而失鵠師哂之曰殆
矣王庭之賓胡爲先利其器而不反求其身乃杜門三

年猶乎家人聽之以氣視之以神秋毫如山螭心如輪
高其小物申以歲貢從容君所無復命中不知矢之所
加弦之所控不知引之而滿縱之而送以無心爲心若
夢不夢斯焉而遽發騏然而通洞洞之者是爲中的中
之者細若毫芒乃能匪左匪右不留不揚絕心乎後牢
落判散亦何有四方是時也君子觀之貴其得一小人
視之多其中質九賓之衆毛豎骨驚陰幽鬼神股戰顙
慄固可使朝肅慎面先零變幽都柔南溟至遠無外罔

不來庭夫以有形之器猶能破的況天機爲弧大直爲矢而不能破其夷狄故事無終功理在冥跡不射乃師之益吾將爲益

射隼高墉賦

以君子藏器待時爲韻

唐敬騫

養形玄豹兮以隱霧而成文振羽飛蛾兮因附火而自焚彼紛然之落隼識昧此而喪羣誠不知高非小者所處靜爲躁者之君苟失度而棲適將受斃而何云且夫長墉崇崇矗若雲峙飛隼毚毚倏隨風止曾不料其微

陋焉更知其休否故疾惡之夫善射之子操騂角之弓
調白羽之矢縱穿楊之妙呈落雁之美量遠近於目端
審高下於規裏紛洞冑而達腋果裂素而破嘴原夫剛
鏃初架勁弦正張引彎彎之月影迸的的之星光鏃毛
羽之振迅挫容貌之昂藏審必中而復發固焉用而不
臧若乃處身順理投跡知常時決起而無滯或怒飛而
有方煙雲足以遐賞翳薈足以來翔必絕捐軀之患豈
貽在穀之殃是則素有雋志往無不利藏器者人獲隼

者器失應弦而上激禽應矢而橫墜微隼諒比於小人
高墉亦方於重位苟不戒於遊處曾何免於顛躓士有
五善斯在載橐有待麗龜之知未忘貫隼之誠勿改幸
文武之不墜希葑菲之必采則知發矢有期獲禽俟時
想大易之靈文微言可賸稽高墉之玄象壯立空持既
是則而是儆永念茲而在茲

射隼高墉賦

以君子藏器
待時爲韻

唐

武少儀

羽族紛紛彼飛隼兮獨勁節而莫羣心耿介以騰踴
毳

班瀾而被文擊每依於素節翔亦致於青雲匪全身以
自愛寧有齒而見焚貫矢落庭既垂名於孔宣父搏鳩
陷網又伏罪於信陵君今也何時輕乎所履伊廣甸不
遊乃高墉爰止信非位乎是蹈宜賈害而嚮死吾嘗問
術於列禦寇學藝於熊渠子爾或舍諸吾斯過矣我矢
惟良我弓未藏度中而發於何不臧矧專精而致用奚
得失之難量哉於是正色斂容凝心定志睨手引滿注
目神萃驚眩駭括將辟易以翻飛裂臆洞胃已拔離而

迸墜觀彼隼之貽戚諒吾人之會意故君子周而不比
用則擇地無苟進以躡高位無躁求以享厚利智昧於
是安往而免夫顛躓然則懷貪怙力者怨所聚材小任
崇者覆可待故聖人明彖象以立言懸日月而不改或
有人兮修其詞遇其時三復射隼之兆載質射隼之期
幸寸長而罔貴冀一聞而在斯

鳥擇木賦

以君子之德翔
而後集爲韻

唐

闕

名

鳥之擇木者不在乎得高枝在乎得所履或凌雲之幹

而不可集或在庭之柯而必可止依惟賢之主人遠挾
彈之公子若夫鳴而後集翔必有疑如智者之千慮叶
君子之三思山有不材豈謂心乎愛矣林多獨秀寧同
主則擇之孰謂無心依於有德豈惟葉之萃幹之直必
在無驚弦之憂傾巢之逼惟喬之下想遊女之求思避
惡之陰同志士之不息若乃翼隨雲展身以風翔觀平
林之漠漠見絕嶺之蒼蒼豈爰止兮失正誠所集兮向
方容足之柯乃處隱身之葉是藏故有繞樹之烏鵲棲

桐之鳳凰是知擇善而從何常之有既無巢幕之誚詎
貽高牖之咎道惟空際諒有開而必先棲或林端乃觀
影而從後未安其所豈樂其羣傍青冥而頽頽白日出
幽谷而翱翔碧雲水隔山而猶遠煙拂樹而漸分將欲
巢林杪渡江濱如蕭何之擇漢主虞卿之謁趙君原其
羽族所棲惟巢是葺雖衆樹之相蔽惟一枝而可給處
必擇地食無不粒飛乃從宜固難妄集若然則禽之有
靈也不可以愚智相期不可以飛走見遺集灌既知有

以始巢當復何時是以良木可期儻主人之見納俟我於庭乎而

荃蹄賦

唐邵說

至道玄默真宗朴素莫究其源孰知其故將假物以明象乃忘言而立喻若荃在魚若蹄在兔苟或藪澤之內以時而肅設溪澗之間應節而周布乃凌岑壑忘蹄與荃興言薄狩命駕忘旋魚發發以隨波樂只兔爰爰而得性怡然好之者徒發歎於終日觀之者空起羨於臨

川斯無虞於即鹿寧有望於烹鮮於戲道有興廢時有
通塞羨魚如之何匪筌不得逐兔如之何匪蹄不克猶
蹄在兔兔既獲而蹄可以忘猶筌在魚魚既烹而筌可
以息亦何異遊道藩者揮郢匠之斤御道樞者削公輸
之墨彼損之而又損故不得而有得是以聖人立教所
實惟真勤求若喪之旨遠索忘言之津還淳返朴求於
道要絕聖棄智無爲實賓故卓立政始輝光日新夫子
將欲論筌蹄於宜觀盍若考前途而後遵

得魚忘筌賦

以適道知歸言
象皆遺爲韻

唐

陳仲節

魚也者重泉之微因筌而索與玄珠而同歸筌也者虛
舟是依因魚而棄將緣木而有違始釣深以假器於是
終釋手而喻指之非詎比弓藏方隨矯木靡因火化奚
貴焚機所以乍觀象於十日終遺形於九圍其得也且
非貪餌誰曰在藻既涉無而恬鱗斯獲將遺有而虛室
是寶其忘也寧捨不材匪投有吳陶唐絕巧棄智故能
雖愛必捐若適圓離方孰謂不由其道故無用者木上

之曾則虧有情者在梁之翼何爲彼用拙徒觀於進退
此情留寧識於推移故曰因動而忘筌爲後覺投虛自
得魚非前知豈殊舟既焚而空闊先濟屣將脫而止足
由斯於以探幽落馬藏往方之俯拾故何啻於盈筐爰
取坐遷義非同於解網必也窺清泚憑浩蕩是務得一
不矜牽兩蠶緣而來爲得魚之象必也祛其意窒其源
舟無五覆道遣三幡展轉而棄爲忘筌之言使彈鋏嘉
賓不樂烹鮮之味投竿公子何勞餌捨之煩若然投者

諒非赴澤在虛心而自適諒非卷懷將適道以孔皆然
後蟬蛻萬象鴻毛百骸有漁人聞而辨之曰是言也始
以神遇將終理遣謂鱗介非掩豆之實以巨浸爲覆盆
之淺然乎哉吾何必鳴榔而遊行

夢爲魚賊

以故知人生不
似魚樂爲韻

唐王 綬

梁世子以體道安居逍遙有餘宴息而魂交成夢分明
而身化爲魚恍若有忘顧物我以何異悠然而逝失形
骸之所如其初也漏滴寒城月籠涼牖悄爾人靜濫焉

夜久於銀屏既設之所是角枕已歌之後遽因神遇能
游之質斯成漸覺形遷相望之心曷不是則髣髴川闊
依稀浪輕始訝浮沉而在此俄驚髻鬣以俱生恍兮惚
兮豈悟益刀之兆今夕何夕空懷畏網之情由是涵泳
無疑發喁未已值良夜之寂寂泝清波之唯唯腹上之
松俯映在藻雖殊懷中之日旁明銜珠稍似既掉頰尾
還張紫鱗維熊維羆而自遠有鱸有鮪以相親沙際禽
去汀旁草春遇周公而疑爲釣叟逢傳說而謂是漁人

于時砌竹無風庭梧有露既異爲雲之事空驚微雨之
故翻成浪迹全忘枕上之身却憶浮生寧異遼東之趣
其夢也何樂如之其覺也何愁若斯復是魚由我變抑
當我本魚爲莊生化蝶之言昔時未信公子爲烏之驗
今日方知悲夫何事遽然欲思咸若良由塵世之多故
難及深淵之或躍人兮不因一夢之中豈信濠梁之樂

任公子釣魚賦

有序

唐
闕名

昔任公子釣魚經年不獲及其獲也衆人饜之公孫弘

十上不遇及其遇也帝王任之固知餌大則魚大功高則祿厚魚也人也何酷似乎感其義以作賦曰

千載崇崇我聞任公獨坐會稽之上垂釣東海之中海之廣兮混然飛流魚之大兮邈矣難儔所謂之魚三千餘里何以爲餌五十其牛其釣兮星霜已周日居月諸兮吞此大鉤吞鉤之時其勢迴互覺巨絙之緊急驚白波以鼓怒攪大海簸高濤業三山憚羣鰲及夫道盡途殫繩窮勢蹙突兀出水蹉跎望陸一岸山橫半天雲矗

巨鱗既已傾海水亦以清吞舟之害平若乃飛鸞刀以
撞突泉爲膏兮岳爲骨剥鱗上之重錦抉眼中之明月
由河之北達於東溟萬民饜飫三年羶腥向時兮刻意
臨川勞神有年舟人不顧漁子悠然坐石滑兮積苔蘚
蒼葭變兮老雲煙今日兮投竿瞬息以肉爲食豫且氣
懾詹何失色契我心者臧丈人適我願者龍伯國釣道
既爾人亦如此孫弘未遇買臣家貧海上牧豕江邊負
薪常以雲霄自致燕雀時人受侮不少守志彌真終逢

捷拔俱爲漢臣典郡則還鄉衣錦作相而開閭迎賓則
知餌大者魚大道肥者祿肥獲大則喜雖晚何悲魚之
與人殊途而同歸

結網求魚賦

以臨川羨魚未
若結網爲韻

唐王起

網則結諸魚方躍泉其結也踈而不失其躍也瞻之在
前一縱一橫既克張於萬目無小無大亦何逃於百川
是以揚鬐振鬣噴沫飛涎初求同於發筍終取義於忘
筌於是當巧孜孜抗精屑屑細緝絲泉解紛結絕想江

湖之相忘遂網維之備設搖賴尾以游泳爾不厭深運
素手以繽紛我思善結俾畫作夜日居月諸成茲密網
念彼嘉魚庖犧之舊制無改良罟之新規有餘獻鱣鼈
之時茲爲謀始烹金鷺之日此乃厥初且夫注目劬勞
甘心健羨於結網兮何有徒啗喁而可見金盤既設無
霍霍以霏霏錦質乍窺徒赫赫而戰戰孰若氣奮九戩
網殊一面始結繩而爰設終在藻而咸薦疎密由已卷
舒從心此紛紛而不紊彼潏潏而方禽亦何必不綱而

爲子釣斷罟而諫君臨其動則紛其力不費事有類於
組織志未殊於經緯薦尾安在提網尚未想飛鴻而則
離曷遊魚兮不畏向若臨河廣恣心賞隨揭厲之淺深
當鱗甲之來往出彼赫鰓亦同反掌營鱸鮪方同滅滅
之施眾禁鯢鮪豈比恢恢之漏網則知無其備者其功
畧有其具者其利博此不憊其經營彼無逃於潛躍夫
然觸類斯長緣情可託結詩書而爲網網則有條驅爵
祿而爲魚魚兮咸若吾所以考先賢之微言悟臨川之

妄作

烹小鮮賦

以理大國如烹小鮮爲韻

唐

王起

有列者衆生乎小鮮將成登俎之美必求羹鼎之妍惟烹也在於不撓惟魚也貴於克全苟司味之有術諒爲政而則然若乃海曲蘆人江潭舟子厭頌首於蒲藻得纖鱗於沼沚常窺澈澈漏於密網之中今則炎炎烹於沸鼎之裏是以激之有度爛而足恥先明水火之濟用契鹽梅之理然後合皆有聲沸騰以烹碎文弱質萬品

千名以脞脆之易壞當洶湧之方驚觸之則土崩可喻
安之則錦質皆成蓋以小爲貴在終和且平乃加以薑
桂雜以薪燎同露鑊之白遊束前箸而不擾雖湯騰其
內火烈其表惟自然於衆味終不亂於羣小既薦尾而
獲珍皆駢首而可曉向若爛之不恤撓之是刺急舒無
節乎中躁靜不放乎外自然成魚餒而不食比水煩而
不大空摧鱗而莫分寧去乙而知害則知國喻乎鼎人
喻乎魚魚之亂則烹以靜人之繁則制以徐鼎中之咸

若天下之安如鮮之烹也不撓人之理兮作則將申老氏之戒用假庖人之職既不爽於和羹幸有光於爲國

烹小鮮賦

以理國之道
如烹鮮爲韻

唐李蟾

力刀之任庖人是司將修火以烹矣取小鮮而將之洵
洵之中似有躍泉之勢炎炎之上猶憐漏網之姿則無
復游小汊奮纖鬚既逢鼎鑊之患永絕江湖之思其始
也出彼清澗委茲散筍落細鱗於方寸之質煦微沫於
發喁之口齊一指而未并事寸刃而纔受驗星星之若

無升鼎俎而何有瞻其沉浮若水洶湧如驚不有大觚
奚假良庖之妙無容尺素何必呼兒以烹是知將善其
事亦叶於道若運動之不息則完全而莫保如或罷其
紛紜任其顛倒則偶鹽梅之側宛若銜珠映莫蕭之中
猶如在藻是知至人以魚小者國可喻焉其化而敦夫
德善其烹而委之火傳則味不慝道乃全將成其心齊
之化無貴乎獺祭之鮮且夫烹之煩而魚必毀政之撓
而人不理魚不以煩爲貴人不以撓爲美反覆無極必

爲靡潰之道簡易不脩自作茲彰之始是知求全者動
不如靜務理者語不如默動之則一鼎渾渾語之則萬
人惑惑想澈澈之微質不可而求俾浩浩之澆風無由
自息今聖人任一意朝萬國蓋以體玄元而得諸靜寰
海而晏如豈徒以窮高極厚之內喻之於一魚者哉

病僂丈人承蜩賦

唐高郢

巧乎道者承蜩之叟蜩擇木兮有翼叟持竿兮在手物
我相絕嗜欲靡同彼不飛兮焉待此將掇兮何工丈人

曰我有道也初五六日累丸爲術槁木其臂朽株其質
不墜者二則失之錙銖不墜者三則失之十一既累五
而咸若寧絕四而無必由是步平地之上入深林之下
耳目俱營心手相假葉空密而皆見枝雖繁而不捨豈
伊拾芥將同注瓦或挾三而兼兩或指多而就寡期於
百中則啼猿之射乎曾不了遺殊慕鴻之弋者彼飲露
爲事蛻殼有期顧非鼎俎之實尚何彈射之疑庸詎知
絕俗猶累凌虛亦危以無用之質遇有求之時始則長

鳴聲嘒唳而中絕方將一舉翅蕭條而半垂豈獲戾於
不食而構患於有綏且觴深操舟大馬捶鉤三十仞磨
崖不溺十九年肯綮皆游徒聞其事未見其憂豈知天
覆地載四荒八極不以萬物易蜩之智不以萬物易蜩
之翼惟精惟一無反無側用志凝神何求而不得若以
叟爲臣以蜩爲賊亂繩斯理背陣斯克一言以蔽可詳
周公之風一矢可加何遠蠻夷之域螳螂之捕兮信劣
黃雀在後兮安得至哉丈人功並孫息

蚌鷸相持賦

以洛城風
日爲韻

唐 郊 昂

水濱父老以漁弋爲事常持釣緝荷矰繳旦浮漣澗晚
汭伊洛亂平澍之磷磷步清流之鑿鑿匪畋魚以爲務
將釣國而爲託異戕忽而害生時自斃而方搏亦猶守
兔者目注於盧犬挾彈者志在於黃雀斬長鯨而四海
宴如得巨魚而千里饜若夫一舉而擒兩固功全而利
博同不狩而獲多齊不耕而自穫訝彼老蚌含胎孕明
鷸是翔禽翼迅體輕或依岸而開合或遵渚以飛鳴既

相遇於茲地亦相殘於此生鷸以利嘴爲銛鏑蚌以外
骨爲堅城鷸以蚌爲腐肉可取蚌以鷸爲微禽可營鷸
曰今日不雨必剗蚌之腹蚌曰明日不出必喪鷸之精
並相持而坎難俱莫知其困并彼漁父聞而造曰危哉
二蟲吾見爾命之將絕吾知爾力之已窮胡不潛泳於
深水胡不乘高於大風何故枯骸於波際何故落翮於
沙中乃攜以俱歸釋此雙疾利其美用取其形質鷸有
羽兮彩映華冠蚌有珠兮光照巨室雖假物類以爲用

誠亦辨說之良術莊生寓語於前古是用廣之於今日

螳螂拒轍賦

以怒臂當車生
不知量爲韻

唐陳 研

蠢彼微蟲勇而不懼當往來之轍跡阻東西之馳騫聞
輶輶而虎蹲佇鱗鱗而狼顧見危致命方確爾而靡遷
唯敵是求乃毅然而增怒且肖形卓犖植性強梁豈奔
衝之足畏非會遠而不當逸性喬桀雄姿激昂拖輕軀
致命死地壯前跡若有巨防觀卧轍之時似當黃霸想
埋輪之處何憚張綱其或輸穀千箱御姬百兩方擊轂

之自遠已張拳而相向死且如歸路何能讓苟不折節
於焉用壯睥其目曾不見機揮以肱豈爲知量其理何
如其生忽諸禍甚觸株之免危同戲鼎之魚行無逗撓
立必遽篠在聖人之經誠宜避地非長者之轍詎肯迴
車且麟傷豈仁龍醢非智思控搏而莫及喻壓溺而何
啻不若履薄兢兢臨深惴惴任肖翹之可適曷強禦之
不避微茫膚血豈足殷其左輪展轉路塵寧止斷其右
臂居當假息動必貼危捨鳴蟬而莫捕蔑黃雀而不知

儻所據非據亦何斯違斯謂豺狼之不若念虺蜴而何
爲且含氣之類求生之厚豈必賢哉曷云能不獨不降
志自貽伊咎誠輶轢之所加諒蠶粉而何有奚必矜夫
趯趯冒彼彭彭願陳力之方盛意當途之足驚曲循天
理深居物情徒糾紛而莫紀固密勿而難明儻不載馳
載驅廣人之用當念無輓無軌遂爾之生

螭蟬巢蝨睫賦

以天壤之間大
小殊稟爲韻

唐王 綬

萬物生焉巨細相懸蝨之睫兮螭蟬在焉雖受氣以具

體亦成形而自天取以比方事著茂先之賦齊其大小
理符禦寇之篇眇矣麼蟲生乎積壤名爲造化之內質
類希夷之象離婁俯視莫得見其形容師曠俛聽曾未
聞其聲響既而遊元氣入無間就彼蝨而棲宛止其睫
以迴環日往月來顧我而因依自得晨趨暮見覺伊而
瞬息長閒由是拂皆謀安沿眚可賴喜榮乎嗜膚之際
懼覆於成雷之會仰觀厥首謂如山嶽之崇旁睨其肩
意似叢林之大逼螢火兮豈慮焚其逢盱蠻兮何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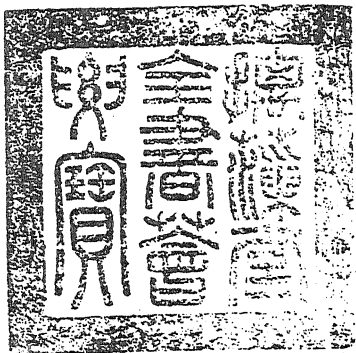
之每保勁同於枝幹詎知細甚於毫釐未能鵲起安肯
蟲疑常笑鷦鷯立彼葦苔之上寧同玄燕集於危幕之
時豈比夫蠕動微生蜎飛異稟蠅附尾以非類蟲處頭
而殊品言乎蠢也則是睫而可知向彼巢焉乃斯形而
因審想夫影與塵混身將道俱察其生而洪纖則別論
其分而物我何殊似菌朝生不羨千春之壽如蜩秋起
無慙六月之圖悲夫謂無至道者多信有茲蟲者少蓋
述齊物之域朱遂忘形之表若能效三月以齊心必見

斯蟲而不小

御定歷代賦彙卷一百十三

謹案第三頁前八行墜井梧而蠟爾刊本爾訛雨
今改

第四頁前四行故其桑榆種其前後按文苑英華
無上其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啓泰
謄錄監生臣沈智